

毛

詩

紬

義

毛詩細義卷十五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甫田之什

甫田

倬彼甫田傳倬明皃甫田謂天下田也正義釋傳曰言明者疾今不能言古之明信故云明也按傳言明皃不云明也自是皃狀彼田言明乎彼天下之田如彼其廣也箋云明乎彼太古之時乃有明信之義孔以箋述傳誤釋文云倬韓詩作筠云卓也卓疑當作暉韓奕有倬其道釋文云明皃韓詩作暉音義皆同然

則卓卽暉字其義爲明與毛傳合蒟玉篇引韓詩作
蒟从艸不从竹爾疋釋文引說文云蒟艸大也今說
文艸部蒟云艸木倒从艸到聲菽云艸大也从艸致
聲菽卽蒟之訛蒟訓艸大與釋文合玉篇廣韻俱無
菽字而今本有之後人妄加耳

歲取十千傳十千言多也箋云甫之言夫也明乎彼太
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
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
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稅百夫其田萬畝
欲見其數从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鐘箋以

甫爲夫不據天下之田當據畿內言之以畿內雖用
貢法而采地有井田也然亦以成稅萬畝其數與經
十千相合故約畧言之實則並無此數小司徒九夫
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
爲都而令貢賦凡稅歛之事註曰九夫爲井者方一
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
洫相包乃成耳邑邱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爲
除水害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邱方四里四邱爲
甸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
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出

田稅三十六井治洫云云六十四井井稅一夫夫百畝計僅六千四百畝不滿十千之數是鄭十千亦言其多耳正義因井稅一夫之言遂謂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又疑鄭以井稅一夫無二十畝爲廬舍之事皆與鄭相違什一者先王不易之定法故曰重于什一大桀小桀輕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以助法而論八家各受私田百畝什一稅之本當家取十畝因借其力以助耕八十畝之公田卽以償一家十畝之入是名

爲九夫稅一實爲什中取一匠人九夫爲井註曰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又曰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載師職曰園廩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耳彼註言井田稅夫與此箋同而卽引載師無過十二此鄭以井田爲什中取一之明証也匠人註又曰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此言邦國行助而謂之徹徹通也貢固什一助亦什一通其率以什一爲正無復輕近重遠如畿內也又引孟子云野九夫而

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此言邦國亦不過內貢外助別其法也若如孔言助爲九而稅一貢爲什一而貢一則郊內田少郊外田多且數倍安能通率以爲什一乎至遂人夫一廛註明引孟子五畝之宅而七月五其乘屋箋言治野廬之屋此詩攸介攸止箋以介爲廬舍信南山中田有廬箋釋中田爲田中則以公田在九百畝之中有二十畝之廬舍亦足見矣

我取其陳箋云民得賒貲取食之正義釋箋云是倉廩有餘賒貸取而食之也又云定本及集註貨作貲義

或然也如孔言則正義箋本作貸校書者依定本集
註改之也當改依原本

攸介攸止毛不爲傳惟下句云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
俊士以進治田如指上或耘或耔得穀如指上黍稷
蕤蕤則經攸介句爲衍文矣細釋傳意蓋卽以治田
釋攸介得穀釋攸止介與界通思文無此疆爾界古
本作介傳意謂旣治田于所界之處又得穀于所止
之處將進我爲俊士耳正義用王肅義述毛云所以
成大功所以自安止不如以毛述毛之爲當矣箋訓
介爲舍則以古介字多作个大學若有一个臣書作

介是也說文無个字徐鼎臣云个亦不見義無以下
筆明堂左右个者明堂旁室也當作介然則介本室
名故箋訓爲舍也

以穀我士女傳穀善也按傳以穀爲善則與上章烝進
同上以男言此以女言士女猶云君子女言女子亦
有士君子之行也正義述經謂士與女則與上髦士
複矣

嘗其旨否此章箋以饗爲饗以喜爲饗謂成王親率王
后世子饋彼農人田畷至又加酒食以慰其典田又
饗已之左右親嘗其美與否箋義允矣不煩更爲立

說正義以毛無破字之例其義必不與鄭同因用王
義述毛復載其說云田畷之至喜樂其事教農以閒
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艸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
按田官教農人以嘗艸嘗土自是平日之事恐未可
施于穀已大熟之時今試爲述之曾孫來止來于公
所月令所謂田舍東郊孟子所謂出舍于郊也農人
聞成王已來率其婦子饁彼在田之人益勤其事田
畷言至至田間也喜卽喜其饁餉攘其左右六句謂
田畷攘辟其左右勿令蹂踐自取黍稷之穗嘗其美
否而告于成王言其禾治理而條列可卜其終之善

而且有于是成王不怒亦喜農人之能疾也田畯箋
謂司嗇周禮無司嗇而有司稼其職云掌巡邦野之
稼而辨種稂之種周知其名既須辨別而周知固應
有嘗穀之事矣

禾易長畝傳易治也長畝竟畝也上二章言黍稷卒章
兼言稻粱此變言禾又言長畝者說文禾云嘉穀也
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又曰莖節
爲禾然則此詩是表其莖節之特異者傳達經意故
以竟畝釋之成王時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見于書序
不知此詩亦有之信乎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也

曾孫之稼箋云稼禾也正義述箋作稼禾稼今本也字
誤當改正

大田

大田多稼箋云大田謂地肥美可墾耕多爲稼可以授
民者也正義曰艸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稼下地秋
官薙氏掌殺艸月令云燒薙行水皆是爲稼也爲稼
謂多爲此等之稼以糞美其地故云多稼若其不然
鄭則不宜言爲也按稼之爲訓有四說文曰禾之秀
實爲稼一曰稼家事也一曰在野曰稼周禮司稼註
云種穀曰稼此箋多爲稼猶言多爲秀實卽下文庭

碩方阜堅好之等也箋又云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則是種穀曰稼之義正義云云未得箋意

既方既阜傳實未堅曰阜正義曰阜音爲造訓爲成也文在堅上是成而未堅故云實未堅曰阜按阜本作藁借作阜說文藁云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子从艸阜聲徐音自保切臣鉉曰今俗以此爲艸木之艸別作阜字爲黑色之阜按櫟實可以染帛爲黑色故曰草通用爲阜棧字今俗書阜或从白从十或从白从七皆無意義無以下筆如徐鼎臣說是阜乃俗書也然說文木部栩云柔也从木羽聲其阜一曰樣彼註

已作阜字是漢時阜阜字通說文以阜爲栩實此傳以阜爲禾穀實之未堅者其義一也孔訓爲成不知何據說文栩字註云其阜曰樣樣字註云栩實而阜字註云櫟實一曰象斗子象卽櫟之省文卽樣字與栩字註義不合誤也殆因栩有柞櫟之名校說文者誤改之玉篇草字引說文亦作櫟實則其誤久矣及其蠹賊按蠹當作蠹說文蠹云蟲食艸根者从蟲象其形吏抵冒取民財則生蠹云蠹蠹也蠹蠹作网蛛蠹也二字別矣釋文云蠹本又作蚌依說文蚌卽古文蠹字毛詩本古文作蚌爲是

此有不斂穡穡字傳箋皆無釋正義曰穡者禾之鋪而
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聘禮曰四秉曰筥註云此秉
爲刈禾盈手之秉筥穡名也孔引鄭聘禮註以筥釋
穡蓋謂禾四把爲穡按釋文云穡穫也此訓當是傳
文陸據六朝別本載之說文穡云穫刈也一日撮也
正與陸所載合上句言幼禾有不穫者下句言穫禾
有不斂者遺秉承穡言滯穗承穡言若以穡爲筥是
穡秉相對經文參差未必得箋意也

以其駢黑傳駢牛也黑羊豕也正義述經云以其駢赤
之牛黑之羊豕釋傳云毛以諸言駢者皆牛故云駢

赤牛也定本集註駢下無赤字是也如孔言則正義本駢下有赤字校書者因孔言無赤字爲是因刪之也當改依原本乃合

瞻彼洛矣

韎韐有奭傳韎韐者茅蒐染艸也箋云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正義釋箋云傳言韎韐茅蒐染故解之云茅蒐韎韐聲也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韎韐故名此衣爲韎韐也如孔言則傳文無艸字箋云韎韐者茅蒐染也七字正述傳文文選西京賦緹衣韎韐李註引毛萇曰韎者茅蒐染也亦無艸字今汲

古閣本乃校書者見正義有茅蒐之草句而加之也
當刪去乃合

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
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
代卿士將六軍而出按序言思古明王爵命諸侯賞
善罰惡則此詩必爲幽王不能爵命諸侯之賢者故
陳古以刺今也箋之所言自是古明王時事然嘗考
史記年表晉穆侯二十七年卒弟殤叔自立四年穆
侯太子仇攻殺殤叔而自立當幽王之元年紀年云
幽王元年晉世子仇歸于晉殺殤叔晉人立仇是爲

文侯二年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鄆克之是文侯初除喪而卽位未受爵命來朝京師幽王命之伐鄆于時將兵而行猶未得命故詩人援古以刺之與白虎通云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尊也故詩曰韎韐有奭世子始行也箋義本此

鞞琫有珌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珌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珌珌諸侯璜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璆珌士珌琫而珌珌正義曰天子諸侯琫珌異物大夫士則同言尊卑之差也又曰定本及集本皆以諸侯璆珌字从玉又以大夫璆珌恐非也又其釋玉珌璜璆

錄瑒次序秩然則孔所據本諸侯作鏤瑒大夫作鏤
瑒今本不知何所據而改之也按說文璽云金之美
者與玉同色从玉璽聲禮佩刀諸侯璽琫而璽瑒正
與今本毛傳合然說文球云玉磬也璽乃球之或體
又琫云佩刀上飾天子以玉諸侯以金瑒云佩刀下
飾天子以玉惟言天子以玉則諸侯不得用玉可知
是說文諸侯璽瑒亦當作鏤瑒書梁州厥貢璽鐵銀
鏤釋文云璽韋昭郭璞云紫磨金案郭註爾疋璽卽
紫磨金如陸言似璽亦是金然爾疋釋器云黃金謂
之璽其美者謂之鏤郭註曰鏤卽紫磨金也郭註是

鑲非璆陸蓋誤引此詩釋文云璆玉也鑲黃金之美者亦不以璆爲金諸侯作鑲璆爲是至大夫鏤琫釋器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鏤上飾用銀未有下列飾反以金者大夫當作鏤琫而鏤璆與士琫璆同物乃與正義原本合也

裳裳者華

芸其黃矣傳芸黃盛也箋云華芸然而黃正義曰此華黃以黃爲盛謂艸木之有黃華者也若之華紫赤而繁黃則衰矣與此不同也孔言華黃以下經有或黃或白而黃者以黃爲盛理本如此未言芸之所以訓

爲黃盛按釋文芸音云徐音運徐仙民多通古義芸音運則以毛意不作芸字解也說文顛面色顛顛兒从頁頁聲讀若隕玉篇顛字引說文曰面色顛顛也顛字註云同上又黃兒俱云粉切頁部顛字引說文曰面色顛顛也有衮切廣韻顛字引說文曰面色顛顛兒顛字註云上同俱云粉切合篇韻釋之說文顛字卽顛字顛與填通卽玉藻所謂盛氣顛實揚休顛實而顛是面色黃盛之兒古人言黃盛其聲若隕芸與顛聲同假借也

或黃或白箋云華有黃者或有白者與明王之德時有

駁而不純下箋云我得見明王德之駁者雖無慶譽猶能免於讒詔之害守我先人之祿位正義曰華一時而黃白襟色以興明王亦一時而善惡不純非先盛而後衰爲不純也故言時有駁而不純者言時有善多而惡少非善惡半也若惡與善等則是闇君不得爲明王矣按箋以黃白是華之色而駁是襟色故假此以喻德之不純所謂不純者特在神思之間不若聖人待人至誠惻怛耳孔以善惡釋純駁自來言過是無心惡是有心旣已爲惡縱善多惡少又豈得稱爲明王乎可謂失詞

桑扈

有鶯其羽傳興也鶯然有文章箋云桑扈竊脂鳥也興者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如傳箋則此詩取興全在一鶯字爾正邢疏以竊脂爲淺白色如僅淺白而已何鶯然之有春秋昭十七年左傳九扈賈杜註以桑扈居第八而爾正釋鳥前已有桑扈後又以桑扈居竊元竊藍竊黃竊丹四者之中殆以桑扈兼五色故詩稱鶯羽鶯領矣玉篇鶯字云鳥有文廣韻鶯字云鳥羽文而皆別載鶯字爲黃

鳥文選潘安仁射雉賦云鷲綺翼而頰搥徐爰註鷲
文章兒引詩有鷲其羽則鷲又作鷲然其訓皆依毛
傳惟說文鳥部鷲云鳥也从鳥榮省聲詩曰有鷲其
羽訓鷲爲鳥殊不可解許豈欲以鷲爲黃鳥乎反覆
契勘乃知今本說文作鳥者誤也陸元朗經典釋文
凡稱說文云者泛引說文也其稱說文作某字者必
說文曾引此經與經字別乃得據以爲說佳部雇字
註中雇尾並見其云桑雇竊脂未引此詩惟鷲字引
有鷲其羽然則說文原本當云鷲雇也故陸云說文
作雇鷲雇也與鷲雇也一例唐初說文如此旣說文

作鸞雇也而得詭爲鳥者說文屬是雇之獨文爾疋
皆作屬寫說文者或从屬作之云鸞屬也歲久字爛
去戶存鳥校書者不復深思以鸞之訓鳥與鸞駮駮
鷓訓鳥正同不知他字可以訓鳥而鸞字不可訓鳥
許君斷不孟浪若是也

之屏之翰傳翰幹也箋云王者之德外能捍蔽四夷之
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爲之楨幹正義謂楨幹皆以築
牆爲喻按易稱貞者事之幹又曰幹父之蠱而說卦
爲乾卦鄭註云乾當爲幹陽在外能幹正也大雅文
王篇維周之楨傳云楨幹也箋云則是周家幹事之

臣彼傳以楨爲幹箋又但言幹事則楨幹一耳此箋
楨幹正用彼傳但此箋上言立功立事已有幹事幹
正之義下復言爲之楨幹則當用本幹之義說文幹
云築牆耑木也从木軌聲文選魏都賦本枝別幹盧
諶贈劉越石詩云稟澤洪幹李善註兩引說文皆曰
幹本也然則幹亦訓本箋意言立功立事爲之本幹
耳幹幹同

釋詁楨幹也殆專釋詩懋爲舍人註曰楨正也築牆
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如此則是
釋書費誓之楨幹然楨卽說文之栽所謂築牆長版

也幹與說文畧同植與幹截然兩器豈得以幹訓植
舍人之言明失正旨尤不可引以釋此箋也

兕觥其觥釋文云觥本或作斛絲衣其斛釋文云本一
作觥說文無觥而有斛字註云角兒引詩兕觥其觥
雖不知何篇然以斛爲正良耜有秣其角箋云角兒
則斛之借也

鴛鴦

摧之秣之傳摧莖也秣粟也箋云摧今莖字也古者明
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乃予之
穀言愛國用也正義曰傳云摧莖轉古爲今而其言

不明故辨之云此摧乃今之莖字也按傳箋有脫誤正義順文爲解亦不能詳釋文云摧采臥反芻也秣音末穀馬也此釋經摧之秣之也又云芻也楚俱反此釋傳也又云今莖采臥反韓詩云委也則委紆僞反猶食也此釋箋也傳如有莖字陸應先釋何至箋莖字始發註乎芻也二字大書則是傳文然則傳言摧芻也箋解傳訓摧爲芻之意以摧卽莖字故得訓爲芻也摧爲古文莖爲今文說文莖云斬芻也卽用毛氏古文爲說韓詩訓莖爲委是韓詩經作莖之秣之韓詩與說文皆今文也以此言之傳無莖字明矣

既傳訓摧爲芻則箋不應言委之以莖當言委之以芻以莖卽摧字芻乃莖之訓也陸孔同時釋文多引別本此傳不言芻亦作莖則是當時並無訓摧爲莖之本而今正義本如此殆後人亂之毛傳如調朝甲狎之類轉古爲今者多矣孔未嘗譏此傳如云摧莖則其言甚明何反以爲不明尤足見其爲後人竄改決非出于穎達手也

頰弁

葛與女蘿傳女蘿菟絲松蘿也正義曰釋艸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菟絲爲松蘿故言松蘿也陸璣

疏云今菟絲蔓連艸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
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
事或當然如孔言是以毛傳爲誤按女蘿施於松上
卽爲松蘿所疑者菟絲耳楚詞山鬼篇被薜荔兮帶
女蘿王逸註曰女蘿菟絲也又曰薜荔菟絲皆無根
緣物而生旣云緣物則不僅蔓連艸上雖竹木亦可
足知非合藥之菟絲古詩十九首菟絲附女蘿註以
爲異物故言附非也詩云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
竹有根以喻夫也與君爲新昏菟絲附女蘿菟絲女
蘿無根以喻婦附者附于孤生之竹言絲蘿取纏綿

之意一物雙舉亦猶劉越石詩宜尼孔邱並言耳菟
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卽專言菟絲不復及女蘿是
古詩亦以爲一物但菟絲雖卽女蘿而古詩此句及
郭景純遊仙詩綠蘿結高林女蘿辭松柏陸士衡悲
哉行女蘿亦有託李善註四引此傳皆云女蘿松蘿
也並無菟絲二字李所據當是宋齊善本今正義本
女蘿下有菟絲乃後人依爾疋之文附益之不知毛
傳正不必全依爾疋也此傳當從選註所引爲當

先集維霰傳霰暴雪也正義曰以比幽王漸致暴虐且
初霰者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卽暴雪也正

義釋傳可云委婉然傳言暴雪乃對說物之雪而言
說文霽凝雨說物者蓋雪如綿絮如鷲毛悠揚而下
不疾不徐故足以說物說文又曰雹雨冰也冰則力
猛勢大禾稼竹木遭之皆足爲害爾疋雨霓爲霄雪
霓卽霰郭註曰冰雪襍下者說文曰霰稷雪也釋名
曰霰星也冰雪相搏如星而散許言稷劉言星皆謂
冰之碎者冰與雪襍于物不能不小有所傷大戴禮
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雹之與霰大
小之別耳故傳以爲暴也釋文云霰消雪也所據傳
本不同其義亦通然不及訓暴爲當以詩本刺幽王

暴戾無親也夏侯孝若雪賦曰集洪霰之浙慄煥璀
磊以纒索亦是暴意

車牽

間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傳興也間關設牽也變
美兒季女謂有齊季女也箋云逝往也大夫嫉褒姒
之爲惡故嚴車設其牽思得變然美好之少女有齊
莊之德者往迎之配幽王代褒姒也既幼而美又齊
莊庶其當王意正義述經曰言已欲間關然以設車
之牽兮思得變然美好齊莊之少女兮按傳以首二
句爲興箋乃直言設牽以迎少女毛鄭意別正義不

分非也序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經
中有季女有碩女正當是序中賢女而毛以季女爲
興者傳意以褒姒雖立申后猶在周之臣子不應舍
申后而更求他人白華廢黜已久俾遠俾獨詩人傷
之此詩次在其前則是初黜時事爲大夫者豈反默
無一言特諷刺之章不欲明斥序達經意亦以賢女
君子爲詞而其實爲申后作也旣爲申后則不可以
幼少之女言故以季女爲興言大夫之家尙設車牽
以迎季女以興王當迎復賢后也傳意蓋以碩女當
序中賢女矣正義釋傳作設牽兒今汲古閣本也字

誤當改正

以慰我心傳慰安也釋文云慰怨也於願反王申爲怨恨之義韓詩作以愠我心愠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正義載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譏巧嫉妬故其心怨恨孔駁之曰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緣末句獨見褒姒爲恨按如釋文則慰安是馬融之說六朝舊本皆作慰怨如正義則以慰怨爲非箋云我得見女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似鄭箋詩時傳亦作慰怨者如作慰安則箋言慰安我心可矣惟

作慰怨故以慰爲除謂慰除其怨憂之心也如是則亦與安義無別但王解慰怨爲徒見褒姒而恨鄭解慰怨爲得見賢女而除以上傳季女爲興推之毛意又殊于王鄭傳蓋直本申后初配幽王而言我觀女之新昏益以恚怨我之心也白華卒章本之乘石之履亦同此義

青蠅

營營青蠅止于樊傳營營往來兒樊藩也釋文云營如字說文作營云小聲也陸殆以說文小聲之訓爲釋詩也按楸字註云楸藩也从爻从林詩曰營營青蠅

止于楸字仍作營楸訓亦同此傳然則言部營字引詩特謂小聲之字當作營非謂此詩之營當作營說文稱用毛氏古文此其顯而易見者也樊說文云營不行也經樊字當是通借

構我二人箋云構合也合猶交亂也正義曰構者構合兩端合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惑亂與上章義同故云猶交亂也按構與構同廓風中構箋云內構之言官中所構成是讀構如構說文構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爾正合亦訓對故云合猶交亂也

賓之初筵

烝衍列祖鄭以將祭而射爲大射則上章爲射此章爲祭毛以爲燕射則上章與此章皆爲射此句毛不爲傳王肅述之言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惟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以此故言烝衍非實祭也正義述毛曰燕樂之和可使神明降福子孫耽樂又釋有壬有林謂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按上章以祈爾爵此章酌彼康爵經文上下自相呼應方述射事何緣忽及燕樂之和可以守宗廟保祭祀而降福子孫決非毛意籥舞笙鼓樂旣和奏傳秉

箏而舞與笙鼓相應此言奏樂以爲射節如騶虞之類孔子所謂循聲而發是也烝衍烈祖以洽百禮此言樂已奏矣王于是烝遲衍樂于先祖以和洽百禮猶狸首逸詩言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彼對其祖而稱曾孫此謂君稱其祖禮者燕射之禮其儀文繁重百言其多也百禮既至有壬有林傳壬大林君也此言百禮無不周至有會射之大邦有主射之人君猶逸詩言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有壬舉大以該小有林卽君所也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傳嘏大也此言先祖錫王以大大之樂則王爲子孫其湛樂矣猶逸詩言以

燕以射則燕則譽彼燕訓安安樂一義子孫卽逸詩
所謂曾孫指君身言非謂君之子孫也其湛曰樂各
奏爾能六句正說射事主人又射酌爵與上章相應
毛意當然射義曾孫侯氏一章正義曰諸侯出于王
故稱曾孫若曾孫蒯瞶之類按春秋哀二年左傳衛
太子禱曰曾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
祖襄公彼是臨戰禱勝之詞口中籲呼先祖此詩約
舉射祝故亦稱烈祖也

其湛曰樂上言烝衍烈祖南有嘉魚箋烝塵也久如而
遲之也衍樂也王以衍樂遲之祖以湛樂錫之所謂

樂者何哉考工記載祭侯之詞曰惟若寧侯無或若
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鄭註屬猶朝會
也白虎通引禮祝曰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以
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說文侯字註亦引禮祝曰毋
若不寧侯不朝于王所故伉而射汝也夫天子與天
下相期者六服承弼萬姓安寧而已燕射之禮養諸
侯而兵不用故能措天下于磐石之安幽王飲酒無
度沈湎淫液樂非所宜故詩人言此乃所以爲樂其
輔道誘掖之誠可謂至矣

各奏爾能釋文能如字徐奴代反又奴來反按禮運故

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註云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
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者樂記故人不耐無樂樂
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能無亂註云耐古書能字
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爲三台字據此能字
古作耐是奴代反又作三台字史記天官書云魁下
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蘇林曰能音台然文選潘正
叔贈王元貺詩濟治由賢能與材臺協是賢能字奴
來反也易屯彖云宜建侯而不宰釋文云鄭讀而曰
能蓋本爲耐字誤不安寸直作而字故鄭讀作能說
文形云罪不至髡也耐云或从寸諸法度字从寸能

云熊屬足似鹿从肉目聲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疆
壯稱能傑也說文雖耐能字別而能與台俱从目得
聲則能台聲同是漢時能字猶不同今讀此詩釋文
能讀如字非也當从徐仙民讀如耐矣箋主祭時言
故以奏能爲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毛主席言
而此句無傳各字當指賓與室人正義述毛此句畧
焉疏也

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傳遷徙屢數也僊僊然正義曰僊
僊舞兒也傳直云僊僊者是兒狀之詞下傲傲傴傴
俱是兒狀亦宜然矣按傳于下傲傲始云舞不能自

正僂僂云不止此傳不釋舞字但言僂僂然疑毛讀
經舞字非樂舞之舞古者布武接武字亦作舞文承
坐遷之下僂僂二字恐仍是釋遷不然何于下傳始
言舞乎釋名云仙遷也遷入山也僂與仙同

俛出童殺傳殺羊不童也箋云殺羊之性牝牡有角正

義傳箋俱無釋按爾疋夏羊牡羴牝殺說文同

孫刻本羴

殺俱是夏羊牝者名殺傳言殺羊不童是以羊之牝
者言箋以殺羊之名不專于牝故云殺羊之性牝牡
有角是牝牡皆名爲殺也傳箋不同似當別白

毛詩細義卷十六

嘉應李補平繡子著

魚藻之什

魚藻

有頌其首傳頌大首兒正義曰釋詁云墳大也頌與墳字雖異音義同按說文頌大頭也引此詩正作頌字書盤庚篇用宏茲賁孔安國傳云宏賁皆大也正義曰宏賁皆大釋詁文樊光曰周禮云其聲大而宏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大之義也孔不言賁與釋詁字異則賁卽墳字樊亦後漢時人而引詩如此墳與

頌非特音義同字並通矣說文頌訓大頭外一日贊也而宀部寡字下云少也从宀从頌頌分賦也故爲少則與斑班同故徐音布還切然許言从頁分聲不如釋文符云反爲得矣廣韻作盼云大首兒音汾

豈樂飲酒箋云豈亦樂也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乎處於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序下釋文云樂音洛篇內唯註八音之樂一字音岳餘並同如陸則經中樂字亦音洛正義述經曰在于鎬京樂此八音之樂如正義則經中豈字訓樂音洛樂字音岳箋以八音之樂釋經中樂字而上云豈亦

樂也則豈訓樂音岳說文云豈還師振旅樂也故鄭
依而用之陸孔皆失箋意白虎通曰王者食所以有
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
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之食時舉樂王者所
以日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方不
平四時不順有徹樂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
據此知天下平安萬物得所然後可作樂飲酒今幽
王方有危亡之禍法宜徹樂而亦豈樂飲酒詩人所
以刺矣

采菽

采菽采菽傳興也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
豕則薇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
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牛俎乃用剛羹故使采
之正義釋傳曰舉牛之芼則羊豕之苦薇从之可知
故云太牢以總之又釋箋曰言三牲牛羊豕者解傳
言太牢之意明舉菽以見三牲牛不獨爲太牢也按
傳分別羊豕明以太牢爲牛蓋少牢羊豕加牛而爲
太牢是太牢之名本以牛定古太太一字說文云牛
大牲也又曰牛爲大物然則爲物大故曰太牢東都
賦云嘉珍御太牢饗李善註引大戴禮曰牛曰太牢

是古亦有名牛爲太牢者唐人稱牛奇章爲太牢公
本大戴及此傳也傳不明言牛箋言牛羊豕又言牛
俎正釋傳太牢二字正義說誤

傳無三牲字箋忽云三牲疑傳原本云菽所以芼三
牲旣三牲通以菽芼復云羊苦豕薇者蓋謂尋常燕
禮用羊豕則以苦薇也箋云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申
明傳芼三牲之意其所以通用藿者以王饗則有牛
俎以其汁爲鉶羹故通用藿芼之公食大夫禮云鉶
芼牛藿羊苦豕薇說文芼字引禮記曰鉶毛牛藿羊
芼豕薇彼是諸侯禮此是天子饗禮或當有異故三

牲皆以養正義載定本箋三牲下無牛羊豕字則是直云三牲芼以養其文更明如此讀傳箋較爲直快似亦可備一說也

威沸檻泉傳威沸泉出見檻泉正出也正義引爾疋釋水亦作檻泉不云字異釋文云檻銜覽反徐下斬反引爾疋亦作檻泉爾疋釋文經作濫而音胡覽反仍是檻音是唐時爾疋檻濫二本並行而音皆从檻也廣韻濫泉胡覽切與檻同在上聲汎濫盧瞰切在去聲一字而音義迥別說文引此詩作濫徐音盧瞰切緣說文濫有三義一汎也一濡上及下也一清也雖

引此詩而無正出涌出之訓故从去聲音之玉篇濫
作澆云涌泉也而音盧瞰切則非矣當依釋文廣韻
言采其芹箋云芹菜也可以爲菹亦所用待君子也我
使采其水中芹者尙潔清也周禮芹菹鴈醢按說文
芹云楚葵也从艸斤聲徐音巨巾切遊云菜類蒿从
艸近聲周禮有遊菹徐音巨巾切天官醢人職云芹
菹兔醢徐仙民音謹是周禮本有作遊讀者釋艸云
芹楚葵郭註云今水中芹菜邢疏引本艸別本註云
芹有兩種荻芹取根白色赤芹取莖葉竝堪作菹及
生菜玉篇遊云藁蒿也然則遊卽荻芹故許叔重以

爲菜類蒿此箋引周禮作芹未知箋意定指何種然俱生水中俱可作菹則蓬芹原通耳

紼纒維之傳紼絆也纒綏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箋云舟人以紼繫其綏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正義釋傳曰紼訓爲絆絆是大組繒訓爲綏綏又爲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組繫而維持之釋箋曰舟人以紼繫舟而制行之喻人亦得禮法而行不以舟止爲喻按孔以綏爲繫傳意或然箋卽未必然矣箋言以紼繫其綏則綏亦是繩索之類韓詩繒訓笮說文箋云竹索也笮云箋也玉篇紼云索也梁簡文樂

府云芙蓉作船絳作紜紜與笮一也以韓詩訓纒爲
笮例之則綏不爲繫說文綏云系冠纓也在冠爲系
冠之繩則在舟爲系舟之繩卽纒也笮蓋言舟人以
大絙繫續其舟上之纒在岸上牽制以行之不至汎
汎然而無所定也纒爾疋作綯

角弓

駢駢角弓翩其反矣傳駢駢調和也不善繼檠巧用則
翩然而反正義曰檠者藏弓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
納于檠中此弓已調和而言檠者蓋用訖內于竹閉
之中恐損其體亦謂之檠繼卽緹滕也傳言巧用明

是既已成弓非未定體也故知檠義爲然按孔以繼
卽緹滕非傳意秦風小戎竹閉緹滕傳云閉緹緹繩
滕約也是繼乃竹閉緹是繩謂以繩約此繼也周禮
弓人註云繼韞也儀禮既夕註云秘弓檠也弛則縛
之于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弓人註引詩作竹韞
既夕註引詩作竹秘又言秘古文爲柴韞秘柴閉四
字音義實通說文榜云所以輔弓弩檠云榜也如鄭
禮註則繼檠皆竹閉之別名如說文則檠又輔正弓
弩之名此傳言繼檠巧用謂繼以檠之巧而用之耳
釋文云繼弓韞也檠音景弓匣也以繼檠爲二器亦

談

弓人六材幹角筋膠絲漆也幹爲弓表角爲弓裏皆
弓之體也筋膠絲漆所以成弓之用也幹有柘櫨桑
橘木瓜荆竹無一定之名餘五材之中用角爲多故
名角弓傳言調和謂用角調和正釋經中駢字駢本
从羊从牛从角說文解云用角低仰便也引此詩解
解角弓許氏稱用毛氏古文低仰便正與調和義合
用角二字妙與傳義申成正義謂駢駢爲角弓之狀
謂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卽名角弓蓋別有角弓如北
狄所用非也說文弣云角弓也洛陽名弩曰弣此自

弩之別名訓以角弓亦謂用角多耳又云觶角觶獸也狀似豕角善爲弓出胡休多國此乃真北狄之角弓而不可以釋此詩

老馬反爲駒傳已老矣而孩童慢之正義釋傳引說文引內則皆作咳釋文云孩本作咳是孔經本作咳核書者誤改之也孩爲咳之古文毛詩本古文从孩自當然必改作咳乃合正義原本

如食宜饅傳饅飽也箋云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饅釋文於據反徐又於具反說文食部無饅字勺部餽字云飽也从勺段聲祭祝曰厭餽徐音已又切又乙

庶切卽此餽字故于食部不更收今世饜飫字作食
旁天誤也當作餽或作餽幽王不親九族骨肉相怨
縱能設族食族燕之禮不依法度族中老人亦有不
得飽者傳意蓋言此等老人如有食卽宜飽如有酌
卽孔取極言老人之性情非謂王賜之食王飲之酒
也知者上傳言孩童慢之當亦父兄所親見固無望
于王能食之而酌之矣傳箋不同正義合述似誤

毋教猱升木箋云毋禁詞又云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
教之則進孫毓難之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
進何爲禁之而云毋乎正義釋箋謂此章先言人心

易教王不教之下章乃言其樂善故言毋爲禁止之意言小人之易教故反詞以體之非禁王不聽教小人述經云如人之禁彼云無得教猥之升木已言非禁王又言如人之禁彼申鄭不明按此章毋字與上章不顧其後同皆指王身而言上章言馬老矣而反視爲駒如人老矣而反慢爲孩童王自不顧其後日年老亦如是耳其實老人之性情如有食則宜餵如有酌則孔取何可慢視乎此章言王自爲禁止毋教猥升木遂謂其未必升耳王自不以塗塗附遂謂其未必著耳其實猥善升塗善著如人有仁義教之則

進故君子有美道小人卽樂與之連屬也經意箋意如此非詩人禁王亦非人之禁彼也

雨雪漙漙見晁曰消按下傳云浮浮猶漙漙也則漙漙不應無傳釋文云漙雪盛兒此三字是傳文誤奪當補入箋云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張平子四愁詩序曰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霧爲小人自屈原以來詩義如此箋以雪消喻小人之誅滅非無本也傳以晁爲日氣箋以晁爲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韓詩劉向俱作聿消毛作傳

時經當是聿字聿遂也言雪見日氣而遂消也箋作
日消云雪今消釋則是未消之詞以日將出之氣不
能消甚盛之雪也傳箋各別未可強同

莫肯下遺二句毛不爲傳釋文云遺王申毛如字婁王
力住反數也正義用以述傳曰必須教之者以此小
人皆爲惡行莫肯自卑下而遺去其惡心者用此之
故其與人居處數爲驕慢之行按說文新附屢字徐
鼎臣以爲後人所加婁卽屢也賓之初筵屢舞僊僊
毛訓屢爲數故王子雍用之邨北門政事一埤遺我
傳云遺加也亦可用以述傳此經下字當指王說言

王莫肯下加以啟教故小人數爲驕慢也傳意當然
式居婁驕箋云婁斂也正義曰釋詁云婁斂聚也俱訓
爲聚則義得通故云婁斂也按釋詁云鳩樓聚也釋
文云樓从手本或作樓非此詩釋文又引作樓正義
則引作婁不言與詩字別則爾疋本有作婁者是婁
樓樓三字並通說文婁本訓空空故能斂聚史記天
官書云婁爲聚衆張守節曰婁三星爲苑牧養犧牲
以供祭祀亦曰聚衆占動搖則衆兵聚金火守之兵
起也而律書云北至于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內
卽斂納是婁自有聚斂之義不煩通借樓樓箋當據

史記爲說未必一依爾正矣

如蠻如髦傳蠻南蠻也髦夷髦也箋云髦西夷別名正義引牧誓曰彼髦此髦音義同也按說文髡髮至眉也髡云髡或省漢令有髡長是髡卽髡之或體鄘柏舟髡彼兩髦內則總髦俱作髦是字通之証釋文云髦舊音毛尋毛鄭之意當與尙書同音莫侯反然徐鼎臣以切韻音說文髡字只作亡牢切舊音爲當詩人言小人無良王若不啟教則將日肆其驕慢勢必行若蠻髦我是用大憂之不數年而驪山禍作豐鎬之際徧地皆戎平王避亂東遷棄爲秦有自幽王十

一年庚午下至漢高帝元年乙未入關淪爲夷狄者
五百六十有五年詩人之言蓋早有以知其禍變之
極矣

苑柳

上帝甚蹈傳蹈動箋云蹈讀曰悼正義曰蹈者踐履之
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爲動言王心無恒數變
動也按鼓鐘憂心如妯傳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
古者从由之字亦作冎鄭清人左旋右抽說文引作
蹈是由冎一聲此蹈从足从冎則聲與妯同故傳亦
訓動動卽慟也檜羔裘中心是悼傳悼動也箋云悼

猶哀傷也箋以傳訓悼爲動而妯蹈亦皆訓動是毛
讀妯蹈爲悼傷之悼故申傳曰妯之言悼蹈讀曰悼
是毛義與鄭一也正義用王肅孫毓之說述毛恐非
毛旨

曷予靖之傳曷害正義曰傳雖曷爲害亦訓爲何故害
澣害否皆爲何也按傳如果爲何則曰曷何也可矣
何爲又轉爲害傳意蓋讀曷爲害言王有禍害使我
謀之也周南害澣害否傳正義無釋用鄭述毛此云
皆爲何亦是鄭義葛覃傳曷何也三字乃是誤本亦
未嘗訓害爲何也

都人士

彼都人士箋云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正義曰士者男子行成之大稱敘言則民一德是所陳者人也人而言士故知都人之有士行者非爵爲士也按敘言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此人士當據長民者言襄十四年左傳引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以贊子囊子囊楚令尹正民所望矣論語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又問令之從政者何如子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曰使四方曰從政則士之

稱上兼大夫箋言人有士行亦謂長民者正義泥箋此言以爲庶人誤也下三章士與女對可如孔說此章士與民對經文本自不同知箋必不以士爲庶人狐裘黃黃序所謂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也萬民所望統下三章士女序所謂民德歸壹也

綱直如髮傳密直如髮也箋云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正義曰傳變綱言密則以綱爲密也綱者綱緻之言故爲密也按說文綱云繆也絜云麻一耑也繆云臬之十絜也一日綱繆是綱但有綱繆之訓說文又云周密也此傳蓋讀綱爲周故

云密直綱周聲近假借耳孔謂以綱爲密誤綱當音
職流反釋文直雷反仍從綱字音之亦誤此士女俱
言民德歸壹士舉笠撮卽外以徵內女言綱直卽內
以見外互相足也傳意密直俱主心言箋以密爲情
性直爲操行傳箋不同亦當別述

謂之尹吉傳尹正也箋云吉讀爲姑尹氏姑氏周室昏
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
女言有禮法正義引詩爲韓姑相攸引左氏傳姬姑
耦而于尹氏但言世爲公卿明與周室爲昏姻不詳
尹氏所自始按晉語文王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韋

昭註辛辛甲尹尹佚皆周太史則尹氏爲史佚之後
自文王時有之矣然尹是氏非姓十月之交正義言
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
凶專國家之權任天下之責不得並時而有二人其
意依鄭以皇父七子爲厲王時人大雅常武經太師
皇父下云王謂尹氏嘗疑宣王命皇父爲大將卽命
皇父自擇司馬彼經尹氏當卽爲皇父之氏但毛鄭
所不言未敢臆斷而汲郡紀年云幽王元年王錫太
師尹氏皇父命五年皇父作都于向實以尹氏皇父
爲一人是幽王時節南山之尹氏卽十月之交之皇

父也如毛義皇父爲褒姒親黨則是姒姓爲文王后
如太姒之族如鄭義爲厲王后親黨則申國姜姓正
以豔妻爲刻姓箋無是說爲后稷母姜嫄大王太姜武王邑姜之
族故以爲皆周室昏姻舊姓說十月之交者近儒多
從毛義則尹氏姒姓爲確鄭樵通志以尹氏爲少昊
後者誤也此箋雖易傳而尹本訓正左傳云姑吉人
也姑亦訓吉仍與傳義申成

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
也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正義釋傳曰毛以
言垂帶而厲爲絕句之詞則厲是垂帶之兒故以厲

爲帶之垂者按凡言帶俱指下垂者言非謂束腰者故玉藻云肆束及帶言約結之餘齊于帶也爾正云繇帶以上爲厲言水深及于帶之垂處也說文云帶象佩巾之形亦指言其下垂者傳以帶既是下垂之名而經復言垂帶則是帶未有物垂之同于厲矣箋達傳意故以鞶囊垂下名裂者釋之言帶末所垂之飾如鞶之有裂鄭以毛亦讀厲爲裂也古者如而字通厲列聲同孔以厲爲垂兒非傳意

采綠

終朝采綠箋云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釋文芻楚俱反

艸也是箋文乃草字今汲古閣本作菜誤當改正
五日爲期傳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于時乃怨曠
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
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按首章行役踰時望君子
之歸也次章追憶初別情事遇進御之期而遲君子
不至也三章四章又追憶君子在家時狩則我韞其
弓釣則我綸之繩且得見魚之多有倡隨之樂也此
傳五日一御正釋經中期字五日六日皆是實情實
事箋以經爲期是君子與之期歸不應近在五日故
易傳則此章亦是踰期怨曠之詞孔晁謂毛以六日

不至爲過期之意非止六日正義謂毛以常時以五日爲御之期而望之至六日而不至尙以爲恨況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皆以期爲歸期故述毛迂曲而不知此章爲追敘初別正應言五日六日乃爲得其實也

言綸之繩箋云綸釣繳也又云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爲之繩繳正義曰釋言云緝綸也則綸是繩名弋是繫繩于矢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繩于釣竿也經云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人接挺謂之繩挺也說文云繳生絲縷也則釣與弋其繩皆生絲爲

之按說文綸云青絲綬也徐音古還切緡云釣魚繫也
也从糸昏聲吳人解衣相被謂之緡繫云生絲縷也
是綸與緡字別而爾疋釋言云緡綸也則二字通鄭
因以綸爲緡而以釣繫釋之說文繩云索也凡釣用
絲而不用索此經言繩箋云爲之繩繫非繩索之繩
也禮記深衣云繩取其直玉篇云繩直也此繩當訓
直言君子如釣則我當爲之申直其繫綸與上句弓
字對繩與上句韞字對經不言其繩而言綸之繩言
我則爲其釣綸之是直也正義謂與之作繩釋箋殊
欠分曉

黍苗

蓋云歸哉箋云蓋猶皆也又云其所爲南行之事旣成
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正義曰蓋者疑詞亦爲發
端又曰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未句不爲
發端而其上歷陳四事故爲皆也未釋蓋之何以爲
皆按蓋去入兩讀禮記檀弓曰子蓋言子之志于君
乎釋文蓋依註音盍戶臘反何不也是蓋與盍通爾
正盍合也說文合云合口也皆云俱詞也合口俱詞
其義則一故曰猶皆而蓋古太切皆古諧切古者四
聲未分音同義亦得通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傳徒行者御車者師者旅者箋云
召伯營謝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
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
師從卿行旅從正義曰旅屬于師徒行御車還是師
旅之人而經別之以其所司各異故亦厯言以類上
章也按箋言以兵衆行則徒行是步卒御車爲甲士
徒御卽師旅之人而旅卽屬于師誠如孔說而傳劃
分四者其意不得與鄭同傳不言兵車徒御當爲召
伯隨行之人僕從則徒行官屬則御車不在師旅之
數崧高云王命傅御遷其私人傳云御治事之官也

箋云傅御者貳王治事謂冢宰也是當日同行尙有冢宰召穆公以上公爲二伯主九州諸侯之半自當依諸侯之制行則師從冢宰雖天子之卿下于二伯自依卿制行則旅從此經所以言我師復言我旅旅不屬于師也傳意當然

肅肅謝功傳謝邑也序言卿士不能修召伯之職觀經此句而知之也召穆公在宣王時事業多矣獨舉管謝之事者是時宜曰奔申鄭語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紀年幽王十年王師伐申此詩蓋爲伐申之役師旅困苦還歸無期詩

人不欲顯諫託召伯營謝以微諷之序所言卿士卽
皇父也若曰召伯爲卿士則爲謝平其水土皇父爲
卿士則爲謝謀其國都刺皇父正以刺幽王也申侯
之先曾爲卿士南邦是式諸侯屬焉采菽菹柳之作
刺王之無信而甚蹈蓋諸侯稍稍畔矣爲幽王者正
當善撫申侯以勸來者乃反興師伐之甚非宣王推
恩申伯意也卒章云召伯有成王心則寧幽王安心
伐申此其所以卒致驪山之禍也夫申伯宣王時遷
國于謝故此經言謝傳亦止言謝邑不復表申焉

隰桑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傳阿然美兒難然盛兒有以利人也箋云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蔭人正義釋傳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故爲美兒釋箋曰以有阿之下別言其葉則阿非葉狀故枝條長美按傳不言阿爲阿那亦未言阿是枝葉條垂孔自誤釋傳意耳傳言阿然美兒統指桑身以經上三章首句俱言有阿然後言葉也箋言枝條長美正申傳意言葉又茂盛可以庇蔭人亦與傳利人不殊未可強爲區別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箋遐遠謂勤

藏善也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勤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按禮記表記引此詩鄭註云謂猶告也此箋訓謂爲勤因序言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故隨文易訓曰勤思卽思見也曰誠不能忘卽盡心也引論語愛之句申明勤思忠焉句申明誠不能忘正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畧同故引以爲驗似鄭引論語專以釋中心二句者誤也藏當作臧陸氏釋文經正作臧之故箋訓爲善正義不

辨藏臧字別知正義本亦作臧後之校書者依俗本
改之也

白華

序箋云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正義曰褒國姒
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爲字也按褒姒褒人所入
因冒褒國之姓實則龍漉所生並無氏姓故箋以爲
字也古婦人以字傳者多矣說文娥云帝堯之女舜
妻娥皇字也嫫云台國之女周棄母字也餘嬖妲嬭
婕嬭嬖嫪姁嫫始改姓姁皆云女字而改玉篇作妲
改云紂妻也妲改爲字褒姒亦爲字可知娥皇姬姓

姜嫫姜姓曷嘗因姓爲字乎正義說誤

滌池北流傳滌流兒箋云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
殖喻王無恩意于申后滌池之不如也豐鎬之間水
北流正義曰此池在豐水之左右其池污下引豐以
灌溉故言浸彼稻田也池水當得停而亦言北流者
以池上引豐水亦北流浸灌旣訖而決而入豐亦爲
北流按傳不釋池字箋雖言池水之澤未言污下之
池觀下復云豐鎬之間水北流其意亦統指諸水耳
上林賦云終始瀟澹出入涇渭豐鎬潦滌紆餘委蛇
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李註引

潘岳關中記曰涇渭灃澹鄠鎬潦滃凡八川諸水惟
涇在渭北餘俱北流入渭俱可灌田不必定引豐水
也水經渭水又東北與鎬水合鄠註云水上承鎬池
於昆明池北又云鎬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滃池合水
出鎬池西而北流入于鎬毛詩云滃流兒也而世傳
以爲水名矣鄭元曰豐鎬之間水北流也滃池後人
附會鄠言信然鎬池之名見史記秦始皇本紀當是
周時水名鄠亦不引以証此詩則知所謂滃池者非
池矣此詩與無羊皇矣召旻之池毛皆無傳陳風東
門之池傳云池城池也召南江有沱傳云沱江之別

者此滌池已非城池則毛意與沱同故不復發傳說
文沱字徐鼎臣註云沱沼之沱通用此字今別作池
非是此說誤也隸書之興先于二篆沱池作篆是一
隸體各殊說文大字用小篆註文用隸滇字云益州
池名淨字云魯北城門池也海字云天池也汪字云
一日汪池也注字云深池也潢字云積水池沼字云
池沼汚字云一日小池爲汚以上皆从水从也浸字
云水出魏郡武安東北入呼沱水滋字云一日滋水
出牛飲山白陘谷東入呼沱以上皆从水从它澆字
云水流兒从水彪省聲詩曰澆沱北流引詩正作沱

字然則凡水決出別流者皆得爲沱漢志扶風郿縣
下云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鄠水出東南又有
潏水皆北過上林苑入渭上林賦註云潏水出杜陵
今名泚水自南山黃子陂西北流經至昆明池入渭
水經渭水又東北逕渭城南而泚水注之又云渭水
又東與泚水枝津合枝津卽決出別流也酈註曰泚
水又北流注渭亦謂是水爲潏水也故呂忱曰潏水
出杜陵縣漢書音義曰潏水聲而非水也亦曰高都
水前漢之末五侯王氏大治池沼引它水入長安城
如酈註則泚水別流又有它水之目蓋卽此經之池

矣

卽烘于燧傳卽我烘燎也燧炷竈也桑薪宜以養人者也箋云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饗館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于炷竈用炤事物而已按傳先釋卽烘句次釋上句傳意謂人取桑薪宜燎于炷竈以養人喻王取申后宜主中饋以母養天下今反廢黜之也箋以桑薪不用于饗館之爨而用以炷竈喻申后失所易傳也正義謂爲申傳合而述之誤矣釋文烘說文巨凶甘凶二反此說文舊音也今徐氏音說文烘呼東切依釋文則爲廣韻三鍾字

依今本說文則爲一東字舊音爲是說文烘本从共聲

有扁斯石傳扁扁乘石兒王乘車履石正義曰上車履石之兒扁扁然也釋文扁邊顯反又必淺反按如傳則當音芳連切也

綿蠻

止於丘阿傳丘阿曲阿也鳥止於阿人止於仁正義辨丘阿一物是也又引卷阿以証則微誤彼是大陵曰阿乃阿之卷然者此則丘之曲而阿也毛惟釋此二句道之云遠以下皆無傳正義以箋士爲末介从大

夫而行述之按序云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
飲食教載之傳意當言鳥則止託于丘阿人則止託
于仁人今仁人在遠不得依託我心之勞當可如何
大臣無仁心豈復望其飲食教載我乎如此述傳較
與序合

命彼後車箋云後車倅車也正義曰夏官戎僕掌倅車
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左車之政是朝祀之
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此是聘問之
事宜與朝祀同名當言副車言倅者周禮以相對而
異名其實貳倅皆副也按春官車僕掌戎路之萃廣

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萃車各以其萃所言皆兵車萃卽倅也是兵戎副車專稱爲倅古者卿行旅從黍苗我師我旅箋云召伯營謝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此箋言卿大夫出聘則後車正是戎車之副故鄭以倅車釋之正義謂聘問之事當與朝祀同名誤也倅又作蒞說文無倅字新附有之春秋昭十一年左傳釋文云蒞說文从艸今說文蒞云艸兒未引左傳如釋文則說文原本蒞字引左傳蒞氏之蒞矣廣韻蒞蒞字通文選馬融長笛賦註引說文曰蒞倅字如此又江淹

擬顏延之詩註引說文曰籛倅字如此是說文籛字
下又當有倅字如此四字亦如絲字註云虞書丹朱
如此眊字註云虞書髦字从此也

瓠葉

君子有酒傳幡幡瓠葉覓庶人之菜也箋云此君子謂
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又下章箋云每酌言言者禮不
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按傳以庶人二
字釋經君子白虎通曰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
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故孝經曰君子之
教以孝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何以言知其

通稱也以天子至于民故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
論語云君子哉若人此謂弟子弟子者民也是君子
得爲庶人也傳意以庶人尙不以微薄廢禮王有牲
牢饗餼乃不肯用所以爲刺箋以君子爲有賢行者
又謂庶人依士禮則以經獻酢醕皆是士禮與傳義
迥殊正義混而同之惟以鄭有免斯首爲異誤也

有免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
間聲近斯正義曰斯爲免首之色故言斯白也又解
斯得爲白之意今俗斯白之字當作鮮以鮮明是潔
白之義故也鮮而變爲斯者齊魯之間其語鮮斯聲

相近故變而作斯耳按箋如果以斯爲鮮必曰斯當爲鮮鮮白也今箋先云斯白也又云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謂世俗之人以斯白之斯作鮮非鄭謂當作鮮也又云齊魯之間聲近斯謂以斯爲正齊魯之間語猶如此也爾疋釋詁云鮮善也釋文云鮮本或作誓沈旋云古斯字是鮮斯二字本通說文霽云从雨鮮聲讀若斯是鮮讀斯爲正也春秋宣二年左傳曰于思于思服虔註云白頭兒思與斯聲同故斯得訓爲白正義乃謂斯當作鮮非鄭意釋文云斯毛如字鄭作鮮音仙亦誤二章箋云鮮者毛炮之謂新殺者

亦非鮮白之謂也

炮之燔之傳毛曰炮加火曰燔正義曰傳直言毛曰炮當是合毛而炮之未必能如八珍之食去毛炮之也按文選西都賦云陳輕騎以行魚李善註毛詩曰魚之燔之毛萇曰以毛曰魚薄交切毛上有以字可知是合毛而魚唐初本經傳如此釋文云炮本作魚而載傳亦爲毛曰炮陸孔俱所未見此傳當從選註也

漸漸之石

序言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正義謂毛以首章上四

句爲征戎狄下二句爲征荆舒鄭以首章上二句喻戎狄不可伐下四句爲征荆舒按鄭義具在箋誠如孔說毛初無此義不過以傳言漸漸山石高峻六字在首章上四句下王肅孫毓皆謂征戎孔因據爲毛說耳毛作傳時本不連經山石高峻自釋首句後人以傳文散付經句中此傳當在首二句下誤置在第四句下傳意果爲統釋征戎第三章豕涉波月離畢何以又不統釋且首二章有山有川山石高峻非可以釋川也總之毛釋首二句餘皆無傳可同于鄭而斷不可以王孫二家爲毛說正義曰定本集註役下

無人字其箋註亦無人字俗本有者誤也今本序役下無人字而正義釋箋兩言役人久病亦屬不檢

維其勞矣箋云邦域又勞勞廣濶言不可卒服正義曰廣濶遼遠之字當从遼遠之遼而作勞勞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按上林賦鄠鎬潦灑灑漢書師古註潦音牢文選李善註潦卽澇也說文正作澇昭七年左傳隸臣僚服虔云僚勞也遼與潦僚俱从寮聲是寮勞音義得通然釋文云勞如字孫毓云鄭音遼則自孫以前皆讀勞

勞爲魯刀切也

有豕白蹄箋云四蹄皆白曰駭釋文云駭戶楷反爾正
說文皆作豨古哀反按釋獸云豕匹獫皆白豨說文
豕部無豨字彖字註云豕走也从彡从豕省徐音通
貫切而心部悛字註云怨恨也从心彖聲讀若腴腴
與悛俱戶佳切則彖聲亦可讀戶佳切矣古文豕亥
爲一字故豕有亥聲戶佳切卽亥聲也玉篇云彖豕
走掄也此箋云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蹄皆
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糴牧之處與衆
豕涉入水之波漣矣以離其糴牧之文參之豕走之

訓說文彖字卽爾正之亥無可疑者箋作駭正義謂
駭與亥字異義同玉篇亥有胡來古來二切

苕之華

序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
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
是詩也按漸漸之石篇經有武人東征與序相應其
爲王師征荆舒無疑此篇經無用師之事序言如此
特著作詩之由于經無所當也箋以爲大夫將師出
見戎狄之侵周而閔之傳意未必然首章傳苕陵苕
也將落則黃次章傳云華落葉青青然以苕華與周

室華以喻興黃落以喻亡也卒章傳云牂羊墳首無是道也三星在留不可久也喻將亡不久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云治日少而亂日多則作詩之意顯然矣是傳以經三章皆爲閔周室將亡傷已逢之無出師之事知我如此我卽詩人自謂正義皆同之鄭說不可从也

傳言將落則黃箋言苕之華紫赤而繁陸疏亦言其華紫色當無誤矣正義謂如釋艸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因以傳箋所言合之爾疋謂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及其將落則全變爲黃此過信爾疋之失傳

箋之訓不必全依爾正說文藁云苕之黃華也此正訓也芟云艸根也一日艸之白華爲芟卽不用正訓矣且釋艸云苕陵苕黃華藁白華芟謂苕有黃白二種名藁名芟耳其紫赤一種則別爲大菊蘧麥本艸謂陵苕卽苕廣雅云苕麥句蘧蘧麥也釋艸蘧麥郭註云一名麥句蘧卽瞿麥本艸瞿麥一名巨句麥一名大菊一名大蘭陶註云一莖生細葉華紅紫赤可愛卽此詩之苕華矣

何艸不黃

何人不矜箋云無妻曰矜从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

之矜按白虎通云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爲
偶陰陽相成之義也一夫一婦成一室明君人者不
當使男女有過時無匹偶也又曰古者師出不踰時
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
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此白虎諸儒之說以釋
此經與箋義合先王用兵上承天道下體人情若此
今征役踰時至于無人不矜其亡可翹足而待矣
有棧之車傳棧車役車也箋云棧車輦者正義辨棧車
非士車役車非庶人車以爲卽鄉師之輦从箋義也
按唐風役車毛不爲傳此以棧車爲役車者說文云

輦輓車也棚棧也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輦與棧別然則以竹木爲棚故謂之棧車民間常用微以供役故謂之役車固非巾車所言之棧役亦非鄉師之輦車矣箋云輦者謂輓車之人耳亦非必以爲輦也